

# “新文科”视域下音乐学院开设世界民族舞蹈课程的研究

韩旭

天津音乐学院

**摘要：**新时代下的“新文科”更加注重对接社会需求、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突出社会贡献能力评价等，与艺术院校未来建设内涵、原则高度契合。近些年，在国内独立音乐学院以讲授理论为主的音乐学系开设了几门世界民族舞蹈类课程，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舞蹈课，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外教授课）和天津音乐学院（本人授课）开设。此门课程引导学生用印度尼西亚的音乐舞蹈思维去理解和分析其文化风格特征，训练学生的多重音乐舞蹈能力。笔者作为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程在中国音乐学院开发与发展的亲历者，一直在思考与探索音乐学院学生为何要学习世界民族舞蹈。

**关键词：**新文科；音乐学院；印度尼西亚舞蹈；世界民族音乐；音乐与舞蹈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4.05.067

## 引言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中提到“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标志着新文科从概念走向了正式实施。新文科提倡学科重组、关注新科技在原有学科中的贯通融合，同时强调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实现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由此可见，在新时代下的“新文科”更加注重对接社会需求、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突出社会贡献能力评价等，与艺术院校未来建设内涵、原则高度契合。从音乐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歌、舞、乐“三为一体”的原始乐舞形式持续时间相当之久，现如今按照分科式教学，艺术学下设的“音乐与舞蹈学”、“美学”、“戏剧与影视学”等学科，依然将音乐与舞蹈设置在一起。可见，音乐与舞蹈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国家“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及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趋势下，面对今天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立场，实现音乐与舞蹈学学科建设与改革的破局。本文即是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之下，对音乐学院开设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程的现状研究及反思与探索。

众所周知，全中国目前共有11所独立音乐院校。除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外，其余8所院校均设有舞蹈学院或舞蹈系。这些下设的舞蹈学院（舞蹈系）开设的专业大多是按照北京舞蹈学院学科设置为蓝本，即舞蹈学、舞蹈表演和舞蹈编导。其中

舞蹈表演又分为三大专业方向，即中国古典（汉唐）舞、民族民间舞和芭蕾舞。以上模式已经持续了60余年之久。与之相对应，音乐学院的系部设置亦为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指挥）三类，其中音乐表演的专业方向，分为西洋器乐（声乐）和中国器乐（声乐）两大“阵营”。尽管中国的音乐与舞蹈界已经开始有意脱离中、西思维的限制，引入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试图打破曾经的“壁垒”，但不得不承认，中、西思维仍然是我国音乐与舞蹈学学科设置中的主导要素，我们仍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着近代延续下来的二元视角。

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非舞蹈院校和非表演专业的音乐理论系，开设了若干与舞蹈表演相关的实践类选修课程，比如印度舞蹈、印度尼西亚舞蹈等，而且这些课程受学生们的青睐程度，甚至超越了其他原有课程，选课时经常出现抢课现象。本人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的学生、助教和教师，长时间的浸泡与观察，逐渐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何世界民族类舞蹈课程在离舞蹈与表演这么远的音乐理论系如此炙手可热呢？这定是一个引音乐界和舞蹈界学者们深思的课题，为此本文以问题为向导，试图对该现象进行现状研究，探索其内在意义。也借此机会，为舞蹈界和音乐界搭建沟通桥梁。

## 一、世界民族舞蹈类课程在音乐学院的开设历史

建国以来，国内广大观众得以接触到世界歌舞艺术，首先要归功于东方歌舞团的建立。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于北京成立了以演出亚非拉音乐为主的团体——东方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和表现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

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内外观众，同时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给中国人民。”国外歌舞代表性作品有斯里兰卡舞蹈《罐舞》、孟加拉舞蹈《脚铃》、阿根廷舞蹈《高原的节日》、埃塞俄比亚舞蹈《贺耶加》、巴西桑巴舞《狂欢之绝唱》、夏威夷草裙舞《金色的沙滩》《非洲舞蹈印象》、印度歌舞《丽拉，你在哪里》、埃及风格舞蹈《欢乐的尼罗河》等。可以说，东方歌舞团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世界音乐舞蹈之窗。

值得庆幸的是，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音乐学系，才真正将世界音乐纳入专业音乐院校的视野范围中。“在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音乐学系（文革前叫音乐理论系）之始就在原有的专业方向外，增加了两个新教研室，即亚非拉音乐教研室和音乐美学教研室。尽管后来称谓有所变化，但世界音乐这一学科正是从此进入到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视野的。”虽然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已成立了“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但彼时的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条件是极为有限。“8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胡德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希望能够向学生演示甘美兰的演奏，当时由于中国正处在‘文革’后的恢复期，原有存放在‘东方歌舞团’的甘美兰乐器SARON、GENDER等其金属板已变得七零八落，能够凑出一两个完整的乐器都十分困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拼凑了一个SARON、一个GENDER，总算让听课者亲自看到听到甘美兰的演奏。其后北伊利诺大学的韩国鎭教授还曾经到东方歌舞团向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教授甘美兰的演奏，使大家能够亲自操作这一具有东南亚特色的音乐的表演。”由此可见，20世纪的中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条件还较为落后，视野也限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以上种种条件都制约了世界民族舞蹈课程的开设。

直至21世纪，随着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机会逐渐增多，为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政府对艺术院校的投入不断增加，以及社会各界的资助，中央音乐学院越来越多地引入国际学者、教授、音乐家前来举办讲座，这其中不乏国际知名民族音乐学家，比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提莫西·赖斯（Timothy Rice）、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等。除了理论性讲座，实践性的世界民族音乐会也开始如火如荼的举行。在此类活动中，要数“世界音乐周”举办的规模最为盛大、影响最为广泛。

“世界音乐周”是中央音乐学院创立的一个高水平的世界音乐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学术活动品牌，从2005年

开始至今已举办过11届（最初每年一届，2013年后每两年一届，2019年后因疫情而停滞），包括中国-芬兰、中国-新西兰、中国-非洲、中国-印度、中国-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等20多个国家专题音乐研究与交流。音乐周的活动主要分为四大类，即讲座、音乐会、工作坊和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内容不是只有单纯的音乐表演，还有相应的舞蹈团体，带来视觉盛宴。虽然随着社会分工的明确，音乐与舞蹈分别朝着两种系统去发展，但不得不承认现如今仍有许多国家的民族、部落还会将舞蹈和音乐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歌唱时必伴随动作，舞蹈时必有击节。比如2009年“第四届世界音乐周——中国·新西兰音乐国际研讨会”，邀请到了二十七位新西兰学者、艺术家，除了介绍新西兰毛利、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的音乐文化外，还展示了澳洲传统舞蹈，比如哈卡（Haka）和波依（Poi）等。另外，新西兰的艺术家们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学生们还组成了“多元音乐文化合唱团”，展演了为本次研讨会特意排练的“毛利歌舞”、“萨摩亚合唱”、“库克群岛鼓乐和舞蹈”等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歌舞艺术。这些都体现出了世界民族音乐领域中音乐与舞蹈关系之密切的程度。随着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引入的国外音乐舞蹈团体日益增多，该专业领域的教授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音乐与舞蹈互为依存这一现象在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对象中是极为常见，似乎是人类艺术发展初期的共同规律。因此，倘若要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音乐，是不可能脱离其舞蹈的。在这一意识的引导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率先开设了世界民族舞蹈类相关课程。

## 二、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程在音乐学院的开设现状

### （一）开设世界民族舞蹈类课程的音乐院校

如前文所述，除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外，其余8所院校均设有舞蹈学院或舞蹈系，但这些音乐学院中下设的舞蹈学院（舞蹈系）却没有世界民族舞蹈表演类课程，反而成为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中的一枝独秀。第一个以学期为单位开设的世界民族舞蹈表演类课程是200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印度舞蹈课”，聘请印度舞蹈演员金女士（中国人）教授。金老师从8岁起既跟随原东方歌舞团的张均学习印度婆罗多舞。而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印度语言文化专业后，便前往印度跟随印度婆罗多舞大师桑姆学习婆罗多舞。学成回国后，受邀参加各种演出。还在北京建立了印度古典艺术中心，教授中国人跳印度婆罗多舞。金珊珊老师现已成为中国人中跳印度婆罗多舞的第一人。笔者在2009年选修过该门课程。课堂中，金老师除了要

求学生练习基本功外，还学习印度舞蹈手势，并配合印度节奏圈，在音乐中进行舞蹈，在舞蹈中感受音乐。

2016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继续开设了一门新的世界民族舞蹈类课程——印度尼西亚舞蹈。与前者不同，此课程聘请的是印尼本国的舞蹈专家卡芒·余里（Komang Yuli）女士亲自授课。卡芒·余里（Komang Yuli）女士原是印尼梭罗艺术大学的舞蹈系教授，也是享誉印尼舞蹈界三大舞者之一。聘请外国舞蹈专家长期在中国音乐院校授课是前所未有的举措。2018年卡芒·余里（Komang Yuli）女士的聘任到期，后改为同样来自梭罗艺术学院的提提珂（Titikk）女士继续授课。印度尼西亚舞蹈课分为初级班和中级班，选修中级班的学生要求前一个学期已有初级班的基础。无论初级还是中级，其修读性质均为专业选修，授课对象是本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每学期授课16周，每周2学时，考试要求为每一位同学跟随伴奏音乐独舞，或期末组织世界民族音乐实践课程汇报演出。这门为全院学生开设的印度尼西亚舞蹈实践课程，旨在通过参与式的实践教学，加强学生对世界民族音乐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印度尼西亚舞蹈的感性认识和体验，从而为世界民族音乐理论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拓宽音乐文化视野，加深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掌握基本的印度尼西亚舞蹈表演技能，达到一定的表演水平，更好地为音乐学习服务。笔者从2016年起便跟随卡芒·余里（Komang Yuli）老师学习，由于成绩突出，还担任了她的助教，协助她共同完成上课的任务与汇报演出等工作。卡芒·余里（Komang Yuli）老师为初级和中级班分别各设置了三支舞蹈，即苏门答腊岛的《Alang》和《Panen》、爪哇岛的《Rantaya Putri》和《Kukila》、巴厘岛的《Pendet》和《Rejang》；之后的提提珂（Titikk）老师也针对不同班级各设置了三支舞蹈，即中爪哇的《Goyang Semarang》和《Pajuang》、苏门达腊岛的《Indang》、西爪哇的《Munuk Dadali》和《Soyong》、巴厘岛的《Pendet》。即使疫情严控下的线上课程，印尼舞蹈课也可照常进行，提提珂（Titikk）老师会提前录制视频，将动作分解开讲解。

2021年7月笔者博士毕业后，任职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入职后，也开设了印度尼西亚舞蹈课。与央音不同，天音开设的印尼舞蹈课是以学年为单位的，分为上下两学期，每学期授课16周，每周2学时，目前仅为音乐学系本科生的选修课。考试要求为每一位同学跟随伴奏音乐独舞，或期末组织音乐学系实践教学汇报演

出。作为该课程的教师，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笔者将每学期各设置两支舞蹈，上学期学习中爪哇的《Goyang Semarang》和西爪哇的《Munuk Dadali》，下学期学习苏门达腊岛的《Indang》和巴厘岛的《Pendet》。在我的课堂上，会先用20分钟来热身，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后才开始印尼舞蹈的学习，以防学生在舞蹈中受伤。印尼舞蹈课是在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第一次开设的舞蹈类课程，该课不仅得到了学院领导层的认可，也受到了学生们们的拥趸。截至目前，第一学年选修学生12人，第二学年选修学生达到17人，而有选择权限的学生仅为本系本科二、三年级的学生，共39人。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独立音乐学院中，仅有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两所专业院校开设世界民族舞蹈类课程：央音有印度舞蹈课和印度尼西亚舞蹈课，天音仅有印度尼西亚舞蹈课。除央音的印尼舞蹈是外教授课外，其余两门均为中国教师授课。上述三门课程，笔者均有参与，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笔者从学生到助教再到教师，三种身份的转变让我对印度尼西亚舞蹈课有着扎实而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 结语

舞蹈与音乐原本就是一家人，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更多音乐学者的目光投向舞蹈，学习其相关的知识与技术，扩展我们的大国高等艺术教育视野，以及世界文化地位。当然，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舞蹈界的朋友们传递我们音乐院校近期的做法与想法，争取未来有更多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 参考文献

- [1] 安平. 世界民族音乐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6月.
- [2] 巴·克拉德尔, 程鹰译. 民族音乐学概说 [J]. 中国音乐, 1986年04期.
- [3] 梁敏和. 印度尼西亚文化概论 [J].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M]. 2014年12月第1版.
- [4] 汤茂林. 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0年3月.
- [5] 俞人豪. 从历史文化视角看中国"世界音乐"观的演变 [J]. 音乐传播, 201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韩旭 (1990-), 女, 汉族, 博士, 讲师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世界民族音乐。

基金项目: 2022年天津音乐学院科研计划项目“‘新文科’视域下音乐学院开设印度尼西亚舞蹈课程的研究”(项目批准号: 2022YK001)研究成果。